

人间物语

履痕

岳西翠兰及其他

| 张凯文 |

我是安徽人，小的时候就知道岳西。小学老师给我们讲大别山区的革命故事，说岳西有大山。回想起来，我那时候竟然不把岳西当作一个地方，而是理解为越往西去就有大山的意思，小小的我还纳闷，我们家往西哪有大山呢。

认识岳西，不得不感谢胡竹峰，是他领着我到岳西的，是他带着我认识了岳西的山山水水，是他陪着我听了岳西的高腔，是他介绍我结交了岳西的朋友，舒寒冰、储劲松、黄亚明……他请我品尝了岳西的茶，而且还是谷雨前的岳西翠兰。

这次再游岳西，感触深刻的是，踏入岳西就被这里的绿陶醉了，觉得绿得耀眼，绿得让人忘乎所以。站高处看下去，满山绿色覆盖的那条河，如玉带一般垂落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微的金芒。茶园里放眼一望，层层茶垅如世界最美的梯田，那茶绿得就要外溢，那绿就是黄金，就是岳西人的幸福生活，就是希望。

看到茶园一畦畦碧绿，天公有心作美，撒下无边无际的翠兰，满山似海浓，云由脚下生，人在雾中行，岳西的容颜也半掩在莫测的迷幻中。而看到的茶农，似乎也一切已了然于心，将每一刻的爱聚起来，奉献出最美最醇的翠兰来。于是我想到传说中的神农尝遍百草，从那时起，茶就成为我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，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其高雅清幽的香气存留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对茶的认识也越来越完善，尤其在我参观了翠兰的生长、制作以及品尝后，对茶更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发现了翠兰的独特魅力。

登临茶山峰顶，天色茶园一体，真有非人间之处！极目远眺，茶园竞秀，云雾缭绕，就像轻浣薄纱的少女，静静地倚在天色间，眉宇间波光流动，顾盼神飞。此刻的我被这翠兰之气重重裹挟，心中冲动着一一种激情，如果不是同行诸位提醒，或许这会儿已然与茶山融为一体。这时大家已经站到山崖顶，在这样壮丽景观前，谁都要把翠兰的清韵揽在怀里。

也许我们面前的茶园近乎完美，我们一行各带着一份虔诚，于自然界的奇迹中流连忘返，那是怎样的心境？一转头照样还是满眼青山绿茶，岳西是有这底气的，翠兰也使我在这片刻的欢愉里，体会到它的静好。

年逾半百的我，至今也不能算会喝茶，更不能说懂得喝茶。我出生在淮北平原的乡下，自家人渴了说喝茶，就是从茶瓶里倒出一碗，大口喝下。家里来了客人，落座时也倒上一碗，说你喝茶。其实我们那里说的喝茶，说白了就是喝凉了的白开水。

我出生的地方，那一马平川的黑土地，没有山没有岭，几乎没有茶树。但我还算例外。很小的我，或许还是记事的时候吧，就应该喝过被我说成树叶的奶奶的茶叶，这么说，茶和我还是有缘。

最初对奶奶的茶树感兴趣，那是出于好奇，奇怪怎么还有长不大的树，奶奶烧茶还放树叶干嘛。说实话，有时候走到奶奶那些树跟前，常常愕然，尤其是冬季，光秃秃的干柴棒，不知是干裂的风景把它自然化了，还是那些干枯的树把自然人格化了，我总想追问，可哪

里知道，那树的叶子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饮品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离开父母，跟着我大舅到龙亢读书，总算认识了茶。我大舅是龙亢食品站的会计，他有一个玻璃杯，杯子里天天有他泡的茶，他快喝完了又倒开水，直到水不能变色了才罢休。大舅喝到最后，常常眯着眼睛嘴里咂着茶叶，那样子夸张地透露出幸福的神情。大舅看我和表妹想喝，就说这茶念书的不能喝。喝了睡不着觉，影响学习。有一天，舅舅上班忘记带走他的茶杯，里面还有他泡好的茶。放学回到家，我端起来就喝，苦得我竟打了个哆嗦，由于实在太渴，就像吞中药那样把剩下的吞了，直接省去了闻茶香、观茶色、品茶味的环节。这次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喝茶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可觉得好笑。

1987年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也就是这年的6月初，家中有了第一包茶叶。我家在江苏启东有亲戚，正好他家的亲戚下放到安徽太平县，后嫁给当地人没有回城。我家亲戚知道我师范毕业了，就写信给他家在太平县的亲戚，让她给我寄一斤茶叶表示祝贺。收到茶叶，发现里面还有一封信，信中嘱咐我如何保存、如何泡茶等，回想起来真温馨。

1993年10月，我调到海南省一部门工作。记得1994年元旦过后没几天，因工作需要到广州出差。接待我的是一位比我稍年长的廖伟阳先生。我记得刚刚坐下来，他拿出两个比酒盅还小的茶盅来，为我和他自己各倒上一点点茶水。我正口渴得要命，拿起来就喝，一口咽下去。廖伟阳笑笑，又给我倒一茶盅，我还是一口咽下去。他拍拍我肩膀说：“哎呀，北方人，真豪爽！”我以为是在夸，便一口一杯地喝。廖伟阳只顾给我倒茶，自己却没有喝的机会。

品岳西翠兰的好，可归结为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的茶缘，在人人皆为生活奔波的现世享受一点清静与和谐。这不禁使我想起在海口看市民喝老爸茶的情形来。那些老爸茶馆人满为患，说是茶馆，其实是在露天的树荫下或大棚下，摆上许多歪七扭八的桌子而已。你看他们喝着用茶梗或劣质茶叶泡的茶，左一碗右一碗地喝了半天，真像从沙漠里刚回来的样子。

真正开始懂一点茶，是到南宁以后。一次我晃悠到亭洪路，算是开了眼界，整条路都是茶叶店。无论去到哪家茶叶店，都会被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牌和包装搞得眼花缭乱，不知所措。那天也确实想买一些茶送给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但究竟选择哪一种，心中根本没底，也无从下手。从此就和买茶结下不解之缘，以至于现在家中存放不知道多少云南普洱茶、湖南安化黑茶、福建宁德白茶，还有福建的一些红茶，这些茶能多藏些年头，而绿茶就不同了，有了绿茶就放入冰箱贮藏，再则就是天天喝，本着消化掉的原则。

想到家里藏的那些茶，自然而然就想起苏东坡说的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。佳茗只有居住在合适、舒适的地方，才会保持她独有的气质与韵味。茶这种至洁之物，一旦潮湿、霉变或吸收了周围的异味，无论再用什么办法都难复原。看来身居南宁的陋室，藏茶并非好事。即便如此，自以为和茶还是有难割难舍的缘分，那些茶还要继续藏下去。

秋日余山

| 王金大文 |

初秋，我去了宜兴西渚镇的余山。

第一次登余山，是在1979年秋天。我到宜兴元上公社工作，放映员张洪春告诉我，要了解元上的地形地貌，上趟余山便一清二楚。

余山既不雄浑伟岸，也无古木苍穹，海拔不过百米，四周无山脉相连，孤零零地矗立在筱里村北、蔡塘村东、厚圩村南、鲁山村西的田地间。从南坡上山，山上树木稀少，杂草丛生，山坡上的农地里，红薯和土豆，青的青，黄的黄，秋色尽染。

从山顶俯视，田园村庄，清清楚楚，直线距离10多公里外的溧阳城也隐约可见。田园、阡陌、河流、村庄，交相辉映。瓦房、草房，聚散有序，相得益彰。正值做午饭时间，冉冉升起的炊烟，在空中散发开来又慢慢地消失。

余山东侧是条南北向的泥土小路，能走板车、拖拉机，曲曲折折，随坡起落，从山脚下村子里穿过，北通厚圩、溧阳，南接筱里、簏里。西坡是座采石矿，矿的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碎石土层，开采时必须先行清除，露出岩体，采下的块石人力车运送，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。那个年代，村里没有工业，采石头卖石头是很不错的副业了。北坡下是条河，连蔡塘接厚圩，河滩上杂草丛生。南面坡平地宽，村里的孩子们赶着羊牵着牛在山上放，牛羊在啃草，他们在打闹。冬天，山上的枯草被村民砍去引火做炊，光秃秃的余山在萧条中经受着寒冬的煎熬。

第二次登上余山是在1983年的秋天。即将离开元上的我，站在余山的最高处眺望，正在改变面貌的村庄、新建的工厂、绿色的农田、成片的桑地、田野里劳动者的身影，构成了美丽的画卷，让我感慨万千。怀着对余山一草一木、一溪一流、一石一径的深厚感情，我告别了余山。

岁月流逝，余山名字依旧，但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

貌。山上集食、住、娱乐为一体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，还取了个充满田野芬芳的名字：“水墨田园”。

水是生命之源，也同样是山人的生命。余山北面的小河和滩地，经疏浚改造成了大片湿地，河面变宽了，滩涂变大了，浅水区域种植了许多水生植物，不同的植物，在不同季节里，变换出不同的色彩，使余山变得更加靓丽。

横跨水面上的仿古石桥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桥用白色花岗岩砌成，桥孔呈圆形，多半在空中，少半在水中，细心观察，每一块石料都精心设计，量身定做，雌雄榫卯，精准无缺，古老的造桥艺术在这里演绎得天衣无缝。坐在河岸柳荫下的石条上，可动观鸟翔，静听鸟喧。

荷塘里，荷叶田田，荷花盛开，莲蓬青翠。无论在荷塘木步道上行走，还是在荷塘木亭里小坐，荷始终与你亲密无间。碧绿的荷叶，洁白或粉红的荷花，泛着清香的莲蓬，无不散发着华滋优雅、超凡脱俗的气质。深水纳凉的鱼儿，耐不住寂寞，浮出水面，见到静卧水面的龟和蛇，惊恐万分，一甩尾翅潜入水中逃之夭夭。蜻蜓在荷叶荷花间穿插飞行，似乎在赏艳闻香。

建设者别具匠心，利用原采石宕口修建的大水池，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玉珠，镶嵌在余山腰间，池内清流碧碧，灵韵四溢。温泉池面北座南，略高于人体的水温使你舒心惬意。富丽堂皇的酒店，客房宽敞明亮，在房间阳台小憩，田园风光尽入眼帘。宽敞的柏油马路从山脚直达溧阳城区，林立的高楼拉近了溧城与余山的距离，繁荣景象，尽收眼底；一条条硬化了的乡村道路在村庄间穿行，振兴面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如今的余山，成为宜兴大地美丽的一角，“水墨田园”也成为一张响亮的名片，正不断发挥着普惠人民的无限能量。



萱草花

摄影：荟明